

## 01 我有一把吉他和眼睛一閉就看見的彩虹

「大家辛苦了！」是打從心底的感嘆，他的拋磚字句引玉來其他人此起彼落的相互慰勞。

前陣子的他為電影量身編制了主題曲，隨著影視上映各大戲院、佳評如潮，除了帶動周邊與原聲帶的販售，公司順勢讓他推出個人EP，而今天的行程就是MV的錄製。

「終於結束啦！」從白天一路工作到深夜，雖然中途有過幾段補妝的喘息，但長時間的拍攝，加上為剪輯素材多樣性而重複的細節補拍，脫下高跟綁帶靴的瞬間，他似乎體會到外出忙碌一天的女性到家後，解開內衣扣的舒適感。

赤腳平踩地面，小腿肚一陣痠麻，他發誓下次如果還有這種著跟鞋的全日拍攝，一定叫造型師先自己穿七吋高跟鞋跑一次半馬。

「我來就好，你去處理其他人。」長期合作、已有默契的雙馬尾化妝師遞過卸妝水給他的經紀人，面對每次結束行程就癱軟在椅子上當屍體的他，他的工作夥伴很認命的接手收尾。

「我愛你親愛的神田，沒有你我該怎麼辦。」帶有淡淡玫瑰香與清涼感的卸妝棉輕輕壓在他發熱的眼皮與雙頰上，聽到他的油嘴滑舌，唇膏尚未卸除的唇瓣被人用力摩擦，「痛、痛啦！你好歹也憐香惜玉，我靠臉吃飯的耶。」

「再囉嗦就自己卸。」

「……」一秒消音，絕對不是自己貪懶，他只是豁達大度地不與對方計較。

直到完全退去妝服，他已經累到眼睛都快睜不開，幫他做好簡單保養的男人抱起他——不是公主抱，是背麻布袋的扛法。

「亞連掰掰！」

維持同樣的姿勢掛在他人肩上，他勉強舉起一隻手、揮了揮作回應。

髮帶與單眼眼罩是個人標準配備的攝影師將畫面拍下後上傳到公司八卦群，當然這個同好會不包含他與他的經紀人，而他們也就更不可能知道群組名為「神田優與亞連沃克的夫夫觀察日記」。



雖然他被行李般對待安置在保母車後座，但男人還是貼心地準備毛毯蓋在他身上。不得不承認他的經紀人開車技術非常好，幾乎沒什麼感覺到顛簸，再次睜開眼時已經被人扔到放好洗澡水的浴室，連換洗衣物都備好一份放在層架上。

「有沒有人想幫我洗香香啊？」他懶洋洋地退去衣物，前段時間還會回嘴的男人似乎放棄回應了，對方總說自己跟橘毛兔走太近，吃到對方的口水。

浴室內至少有三款沐浴露與兩種洗髮精，這還不包含櫥櫃中廠商送來的各種試用品，身為一個現代歌手，他非常希望自己能早個五十年出生。

先不說出道前比擬軍隊式的日程管理與密集培訓課程，出道後他除了跑通告外，時不時得接一些代言，再加上智慧型手機的發達，想要維持曝光度就必須勤勞更新自己的社群平台。

誰敢在他面前說偶像都只是擺設好看的花瓶，只要長得好看、唱歌好聽就好，他絕對會把麥克風塞進對方的鼻孔裡。

「我餓了，我好餓，我需要熱量。」穿上染有白茶香的居家服，聞到宵夜味道的他決定暫停頭皮護理，隨意抹點護髮素後用毛巾將半乾的頭髮包起來，轉移陣地到餐桌。

「是部隊鍋！」蔬菜、各式各樣的火鍋料與年糕、平鋪滿滿的五花肉片，加上附了一片起司與一顆溫泉蛋的細麵。他先從熱湯入口，帶著些許辣味的紅湯由內而外暖

和了他的身軀，如果說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就是缺一杯甜甜的梅酒。

「你如果想換經紀人，可以喝沒關係。」端出另一個鍋物的同時，倒給他一杯無糖冰麥茶的男人面無表情說道。相比自己熱量爆表的一餐，鯉魚清湯的蕎麥麵似乎比較符合他這職業別應該選擇的食物。

但他似乎天生就吃不胖，入職前也做過全面性的健康檢查，數據都顯示正常。反而是一開始被控制飲食時影響到工作——拍攝食物廣告的當下肚子不停咕嚕、干擾到現場收音——所以男人也就放棄他的熱量控管，並在他的隨身包裡塞滿應急的零食。

「我也只是說說。」剛開始為了增加曝光，他工作幾乎來者不拒。曾經有一次是啤酒代言，雙方合約洽談的過程中他喝了幾罐新品，再之後……就沒有然後了。

自此男人再也沒有接過酒類的相關工作，就算是酒心巧克力也被回絕，而他好奇問過對方那天的始末，可不論怎麼詢問，收到的回應都是鐵青的一張臉。

「你每天吃同樣的東西都不會膩嗎？」看著對方吸入一口麵，他打從心底好奇，自己的宵夜幾乎是每天變化著，但男人僅是冷熱蕎麥麵的交替。

「昨天是醬油口味。」

他覺得自己被敷衍了，是不是全天下的經紀人都這麼有個性他不確定，畢竟這是他的第一位經紀人，沒有可供比較的對應模組。

但與其他同行在化妝間閒聊時，他很確定經紀人的工作應該不是涵蓋他人的三餐到出入全照應。頂多出席比較盛大的展場時會在一旁待命、跟同業寒暄，或是委託熟人看顧，然後自己去洽談其他工作與安排行程。

再不然接送也有專門的司機，可他的經紀人幾乎每天載他上下班，不知情的人還以為他虐待自己的工作夥伴。

「你是個怪人。」他現在的住宿由公司提供，而他的經紀人在外另有租屋。較為麻煩是有潔癖的男人至少兩個禮拜會大掃除一次，包含指揮他整理房間……與其說是經紀人，他的這個根本是有領薪水的中年主夫，職業家政婦的等級，只差不會碎碎念。

也不是沒有休假，但他的經紀人似乎被創世神遺忘休閒娛樂的內建，男人的興趣是練劍道以及上健身房。身為最應該保持體態的他偶爾會小懺悔，他也有固定的運動習慣，只是跟眼前人相比，就是天與地的級別差距。

他看過對方夏天洗完澡、僅穿著棉褲的身材，是肌肉結實但又不致過於張狂的優美曲線。

嗯，其實神田優才是偶像，他亞連·沃克是經紀人才對。

「彼此彼此。」

喝下最後一口麵湯，收拾好碗筷的男人面對擺明擺爛、拿起遊戲機逃避現實的自己，接下他的頭髮保養收尾。嗡嗡的吹風機聲有點催眠，正享受髮絲被人細心呵護時，一片面膜無預警貼上他的臉。

「好冰！你是故意的！」就算天氣再冷也不會是這個溫度，何況室內已經打開地暖系統，這片面膜明顯是剛從冰箱拿出來的。

「對，我故意的。」不過他並不討厭這樣的神田優。

他想起第一次與人正式會面時，才剛上好粉底液的他被男人卸掉底妝，而他著急遮擋左半的臉——血管瘤是一種血管內膜的腫瘤，儘管統計資料顯示有百分之九十的患者在九歲時會自然消退，但他顯然是那剩下的百分之十。

除了左臉皮膚表層，左手臂也佈滿零星的紅斑。

『把手放下。』完全是命令的語氣，可當下的他被對方專注的神情震懾住，感覺自己的皮膚被人以目光一筆一筆描摹過。

『為什麼選擇出道？』說話同時，男人拿起粉底液點上他的臉，再以指腹輕輕推揉開。

『……我希望我的音樂能讓更多人聽到。』雙手下意識抓緊衣襠。

『或許是某個獨處深夜裡他人的腦中旋律，或許是當事者生涯里程碑中的背景插曲，我希望我的創作能陪伴更多人。』語畢，他似乎聽到男人的啞嘴。

剛好當下準備疊加眼影，他順勢闔目迴避對方的視線。

從上遮瑕開始，男人流暢地依序畫好眼妝與眉毛，直至完成腮紅後，原本應該抹在嘴上的唇膏被作蠟筆使用般塗在他的左臉。

『你瘋了嘛！』

『你要不要相信我？』照常理他該應景地給對方一巴掌然後生氣走人，可男人的表情實在過於認真，原本已經起身的他頓時洩氣、懦懦坐回椅上。

其實回想至今，一切對他來說都恍如昨日。

原本是躲在衣櫃，用隔音海綿搭造的簡陋錄音室，不寬裕的手頭只能買下最陽春的基本設備。但他還是樂此不疲地編串音符、在匿名的音樂平台上打造自己的小小王國，在那沒有人會在意他的現實身份以及不同於亞裔人種的外在特徵。

開始他只是唱出他觀察到的一切或無法向人傾訴的自尋煩惱，漸漸有人留言回饋。他發現匿名文化好處之一就是容易讓人講出真心話，聽眾共鳴了他的創作，給予他不是孤單一人的溫暖錯覺。

再後來他收到音樂公司的邀約。

直至約定時間到達大樓、前台在他拿出手機出示信件後給他訪客證、有人接待他到會客室後，他才有如夢初醒的實感。

商討共識時他堅持蒙面、以網路歌手的模式去經營，而遞上茶水後就跟在帶白色貝雷帽男子身旁的雙馬尾女孩彷彿明白他的擔憂，邀請他到化妝間，將他的不安一一溫柔掩飾。

第一次看到鏡中自己臉的膚色左右一致，他眼眶不住發燙。